V
B962
W95

册 4
卷 8-10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八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博士梁溪同寅錢景醇校

二程說經總意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耳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元承問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爲辭章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辭章之文也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欲入其門不由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獘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詞辭其詁訓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苟由經以及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加勉而自不能止矣

二程說經易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曰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曰據其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作易者自天地幽明以至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580875
Je. 11, 1940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今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看得不熟就上添一得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得亦不覺少辟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

自孔子賛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老莊解之是何道理其於易傳煞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得儘可商量而書則未欲出也

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不知此是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只是取純陰純陽只耶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便有甚理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交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則取二義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耳

答張閎中曰易之義本起于數謂義起于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得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更須是體究

昔見伊川問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且子以為何人分上事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卦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敬而已矣敬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下者在上者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盡只是理不如此

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太史公謂紂有七千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曰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二年先儒誤妄遂轉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面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

介甫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群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

爻皆同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魯履處當以舜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是乘六龍以御天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閑邪存其誠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着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于道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覆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

深則行之至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啄與矢人而不蹈水火是知至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知終如始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乃能知終也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也此通人物而言謂始初發生一槩亨通也及則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性情也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天言其主宰鬼神言其功用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以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問坤卦自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曰是豈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介甫解直方大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是好不知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曰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上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曰安有此理向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為祿隱後人只為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程子教人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

彥明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程子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覩當更無計較也耶程子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自然無非僻之干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這件事着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功夫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

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輿尸貞凶師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
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者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
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或以小畜爲臣畜君
大畜爲君畜臣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
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
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陽剛素履已定但行其志

耳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
故曰其旋元吉
嘉仲問比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
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
化不生故曰比之匪人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則無他卦皆有待而亨惟謙
則便亨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如
此天道之運亦如此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于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岐山惟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先甲三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復者反本也本自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

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理故至日閉關

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有不善豈如衆人哉然猶有已焉至于無我則聖人矣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偽矣

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始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曰便是芥子納須彌之意程子謂正南北說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此善之大者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終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檳楚別以道而格其心久則不須檳楚將自化矣

豶豕之牙吉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是也

習坎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牖乃開明處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須求人君開納處進

說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叔孫通言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彼豈不知得此正是所蔽處惟四皓素為高帝所敬此所明也留侯招之使事太子高帝知天下豪傑歸心太子故更不易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而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遂以長安君為質是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喪羊于易羊群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之易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于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狠而察所以為睽之極也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于睽而已二是

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

蹇便有處蹇之道困便有處困之道無時不可行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未免于有思至于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故曰從貴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曰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只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作儲貳使亦不妨但不要拘一拘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

其即樛木之意與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于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下逮之意也即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佑生賢佐之說

萃渙皆享于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于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革言水火相息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猶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于睽而已須有致睽

之道

艮其背止欲于無見若欲見于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事各止其所當止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于彼也聖人何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君子思不出其位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

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

艮卦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以前上下經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各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但窮得理則自知死生之

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曰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曰既有祭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去復于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却于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曰莫是人自興妖否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求禱而有雨遂以為靈驗耳豈知其適然也其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耳昔朱定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迦避火其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觧天下之惑若火遂滅使天下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耶惜乎定識不至此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如此則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便有二矣言開闢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闢者道開闢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闢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則齊有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無始亦無終無甚有亦無甚無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王信伯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張思叔曰堯舜其猶病諸後以思叔語語伊川伊川曰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為之事故憂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成之者性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中者神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来為中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只是一箇理著龜最無情然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故以是問焉其應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至如祭祀鬼神之理在彼而我以此理向之故享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者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論感與未感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只是內感不

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范文甫問四象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曰四方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易是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是以盡天理便是易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告子生之為性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自小之何耶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絪緼陰陽之感

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于無為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者耶雷風山澤于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

用也豈可謂耳目手足皆用而身無為也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畫書只有此兎亦可以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兎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為陰陽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雨則尾先垂而下繞晴便植立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五物備然後能生耳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為一也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初習數尺後至百尺則化矣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乎

問劉牧言上經形器以上事下經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需屯雲雷豈無形耶曰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